

永遠的有情人

從琦君捐贈展談起

文／許惠玫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本展從「情」出發，以「永是有情人」為題，展出琦君歷年著作、其1400餘本藏書、1600餘封信札、近7千張相片以及資歷證件正本等，呈現琦君以一女性之姿而成散文巨擘的風采。

緣起

琦君於1998年由九歌出版的《永是有情人》一書的書序中，以〈大媽媽敬祝您在天堂裡生日快樂〉為題，將自己埋藏多年的心事告訴讀者，即其筆下的父母親，實際上是她的伯父伯母。琦君1歲喪父、4歲喪母、13歲喪兄，生母臨終前將她託付給伯父伯母，此後成為養育琦君一生最重要的親人。

本展除展出琦君歷年著作，其1400餘本藏書、1600餘封信札、近7千張相片以及資歷證件正本等，亦於本展逐一呈現，此外，琦君結婚證書、常穿衣物及贈媳的髮簪、剪斷的金戒指亦一併展出，呈現琦君以一女性之姿而成散文巨擘的風采。

從希珍到希真，再回到希珍

琦君（1917～2006），本名潘希珍，小名春英，浙江省永嘉縣人。1917年7月24日（農曆）生於溫州瞿溪鄉。高中畢業時以優秀成績直升浙江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受業於浙江東大詞人夏承燾門下。1941年大學畢業後任教於上海匯中女中，1943年執教於永嘉中學（今溫州二中），1945年任教於之江大學兼浙江高等法院圖書管理員。

1949年來台後曾任高檢處紀錄股長、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1969年退休後任教於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文系，講授新舊文學。1983年隨丈夫李唐基僑居美國紐約，2004年返回台灣定居淡水。

從資歷證件資料可見其更名過程，琦君原名

「希珍」，後因入學之故，師長們認為「珍」珠較俗氣，故改名為「希真」，來台前證書均作「希珍」，來台後證件則作「希真」，後統一更名為原始名字「希珍」，故證書上保有改名的章戳痕跡。在作者介紹上，仍應以「希珍」為是。

來台後第一篇發表文章為〈金盒子〉，刊於《新生報·副刊》；1954年出版第一本散文小說合集《琴心》。琦君創作除以散文為大宗外，也出版小說、兒童文學、詞研究等作品。作品曾多次被選入中學課本，散文亦被譯為英、日、韓文。後期作品《橘子紅了》小說改編為電視劇，在台灣及大陸播放後，引起熱烈迴響及廣泛討論，深受海內外讀者歡迎。

琦君以散文響譽文壇，內容書寫台灣生活、海外見聞、故鄉風情，其中寫得最出色的為回憶早年生活的懷舊文章，風格溫柔敦厚，充分展現其在父母教育下待人以寬的人格特質。

從「情」出發——琦君捐贈展的核心價值

本展以「永是有情人」為題，除了本書為其自陳真實身世的著作，有重要轉折意義外，琦君重「情」，這樣的心態其實多少透露在她的書名中，除了《永是有情人》外，《萬水千山師友情》、《一襲青衫萬縷情》、《燈景舊情懷》、《文與情》均是，不管是描寫對養父母或兒子的「親情」，與朋友及文友間的「友情」，對另一半的情感等，這種情感甚或超越國界、種族及物種。琦君對母親的思念時常反

映在篇名或書名中，如《母心似天空》、《母心·佛心》、《母親的金手錶》等。不只是懷舊之情，琦君旅美、居台，每到一處，都與當地友人保持深摯淳厚的感情，並化為詩文與信札，字裡行間可見其真性情。

一、三更有夢書當枕

琦君夫婿李唐基先生曾以「是長銷書，非暢銷書」，精準評價琦君作品在文壇長期發光發熱的情形，目前市面可見琦君著作及版本眾多，自1954年自費出版第一本散文小說合集《琴心》開始，琦君便在小說與散文創作中大放異彩。本區主要分三大區呈現：「著作目錄與版本」主要呈現琦君著作一覽表，並列舉其中重要著作，除標示其出（初）版日期外，從封面的改易也可見其作為「長銷書」歷久不衰的特性。「琦君用書」可見其專業及興趣，約可分為詞學專業養成之論著、文友贈書以及其他讀物。「琦君接受史」主要從琦君作品被收入台灣及國外教科書、散文選集部分，及以琦君為研究對象之學位論文角度切入，觀察讀者如何對琦君作品產生認同，並進一步在學院中進行研究與討論的過程。

著作目錄與版本

本區主要展示琦君歷年著作，由於長銷也暢銷，其著作再三改版，1963年《煙愁》出版後，琦君隨即於隔年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散文獎。1970年以《紅紗燈》二度獲獎。1986年《此處有仙桃》獲11屆國家文藝獎。琦君創作主要以散文為大宗，有《琴心》、《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

紙上導覽

文·攝影／程鵬升 展示教育組

本展覽的名稱「永是有情人」及各展區的主題「萬水千山師友情」、「三更有夢書當枕」、「千里懷人月在峯」、「留予他年說夢痕」皆是取自琦君的文章篇名——亦是書名。除了「三更有夢書當枕」敘述的主題是琦君的著作及文學養成、琦君接受史外，其他主題皆環繞著「情」字。琦君情繫著家人、親人、師長、文友、讀者、動物，我們也在展場中，由琦君的作品發想，以主題方式呈現。



入口意象：浙江潘宅故居的圍牆

走上通往二樓的樓梯，映入眼簾的是一道中式造型的庭園外牆，是以琦君浙江潘宅故居的圍牆為參考、製作的展場隔間。琦君在浙江出生、成長，居住了30年，家學背景與成長經歷與此地息息相關，心中思念、筆下書寫的就是浙江潘宅及其中的人事物。



庭院角落：琦君分享她的文學、人生

《橘子紅了》中的橘園，就在這片圍牆的前面；〈桂花雨〉中的桂花就在這個庭院中；而建建物「養心寄廬」獨特的中西合併風格，也正如琦君融合了傳統國學知識及洋學堂教育呈現出傳統又現代的形象。獨特的家世背景、家學淵源形塑了她的人格、文格，是觀眾們閱讀琦君時，不可不知的背景知識。

《留予他年說夢痕》、《千里懷人月在峰》等著作。

除散文外，琦君也在小說用力甚深。1956年《菁姐》為其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之後陸續出版《百合羹》、《繕校室八小時》、《七月的哀傷》、《錢塘江畔》等，而1991年出版中篇小說《橘子紅了》，則因2001年由公視改編成電視劇而廣為人知，從台灣到中國再到華人世界，再創文學寫作高峰。

1966年琦君開始兒童文學寫作，《賣牛記》為其第一本著作，另有《老鞋匠和狗》，而1985年出版的《琦君寄小讀者》獲行政院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琦君對於兒童文學的譯介亦不遺餘力，翻譯有《涼風山莊》（琦君第一本兒童翻譯小說）、《比伯的手風琴》、《李波的心聲》、《愛吃糖的菲利》、《小偵探菲利》、《菲利的幸運符咒》等。

除創作外，琦君在詞學研究亦多所鑽研，1981年出版詞論《詞人之舟》，1987年有評論集《琦君讀書》，顯示除創作外，琦君在文學的研究及評介亦有其獨到的見解。

展件中值得一提的是《琴心》封面設計原稿：《琴心》為散文小說合集，1954年1月國風出版社初版，在〈我的第一本書〉提到本書封面為畫家梁雲坡設計，封面原稿為琦君收存。惟初版5千本已銷售絕版，故本封面未見於其他著作，該書後於1980及2002年由爾雅出版社先後再版。本館所收《琴心》即〈我的第一本書〉中提到封面撕下的原本，惟書況不佳，恐再劣化，故不予展出。

此外《溪邊瑣語》為散文集，1962年5月婦女月刊社出版，是琦君為王文漪主編的《婦女月刊》所寫的20篇短文集結成冊，目前絕版，亦不見錄於琦君自訂的「寫作年表」中，故研究者通常以為1963年的《煙愁》是琦君的第一本散文集，由此可知本書相當珍貴。《繕校室八小時》為短篇小說集，1968



《琴心》封面，為畫家梁雲坡設計。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琦君於1949年來台後曾任高檢處紀錄股長、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1969年退休，在司法界任職20年，但相關經歷卻少見於散文創作中，本書雖為小說創作，卻可視為這段經歷的重要紀錄。《琦君自選集》是散文小說詞作合集，1975年12月黎明文化公司出版，內含琦君少見的詞作創作，惟市面上流通不多。同樣在市面上不常見的尚有《百合羹》（短篇小說集，1958年臺灣開明書店出版）、《七月的哀傷》（短篇小說集，1971年11月驚聲文物供應公司出版）等。

琦君用書

琦君來台前，位於浙江的家中原有眾多藏書，係由其父親潘鑑宗收藏，後因父親過世，又逢戰亂，不得已將家中藏書全數捐贈當時之江大學圖書館。來台後雖長期居住台灣，但因隨夫至美工作定居，幾次搬家而使得藏書量減少。儘管如此，琦君仍留下不少書籍，從中可見其專業及興趣，約可分為幾類：詞學專業養成之論著、文友贈書以及其他讀物。此外，本展亦可見其難得一見的筆記本，據內容判斷，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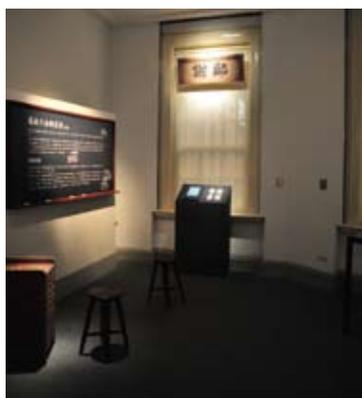
紙上導覽

其備課或詞作創作的參考資料，琦君曾於訪問中提及自己會在家中放置「靈感登記簿」，以便隨時記錄，故本批手稿相當珍貴。本館所藏琦君家屬捐贈之圖書數量約1400餘冊。本區又可細分「手稿」、「學業養成」及「文友贈書」。

「手稿」部分，琦君雖為重要作家，但其文稿因昔日投稿至報刊或出版社，故自身所藏不多，目前可見手稿內容約可分為二類：一類應為其備課或詞作創作的參考資料，故於封面可見「典故」、「雜記」等字樣。二為「靈感登記簿」，琦君曾提及自己會在家中放置以便隨時記錄靈感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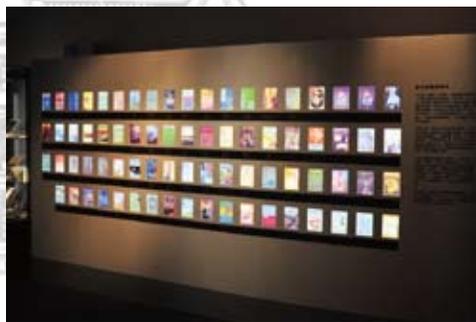
「學業養成」區主要展出琦君藏書中，與其詞學訓練有關之著作，其中以龍沐勛《唐宋名家詞選》最值得一提，該書為龍沐勛幫夏承燾代課詞選時的教科書。從出版時間看，雖非琦君求學時原書，但別具意義。另外則是恩師夏承燾的詞學著作，包括創作方法《作詞法入門》，實際成果《夏承燾詞集》，以及賞析方面《怎樣讀唐宋词》等。

至於「文友贈書」中，琦君與文友因多有書信往返，而出版著作的酬贈也相當常見，故琦君藏書中有不少文友贈書，這些書籍扉頁通常保留作者簽名，從中可見琦君交遊網絡，也可一窺其他文人親筆字跡。如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日記》扉頁題有「贈琦君，唐基志清 April 1985 New York」，琦君另有〈九重泉路盡交期〉、〈海外學人生活的另一面——讀夏志清〈歲除的哀傷有感〉〉寫她與夏志清的交遊。簡宛《單純之樂》扉頁題有「請琦君姐、唐基大哥雙正：謝謝您們多年來的指導



謝鄰弦歌

「萬水千山師友情」一隅有一面黑板，上面有琦君與學生們的合影，牆上還高掛著「謝鄰」的牌匾，那是琦君的大學老師夏承燾在住宅大門橫額上題的字，因他的寓所坐落在典雅幽靜的謝池巷——那是由於曾任永嘉太守的謝靈運夢中得句「池塘生春草」而命名。



「三更夢書當枕」展出著作目錄與版本

「三更夢書當枕」分三區：「琦君用書」可見其專業及興趣，約可分為詞學專業養成之論著、文友贈書以及其他讀物，是琦君文學的養分來源。另展出琦君各種文類的著作及不同版本。「琦君接受史」從琦君作品被收入台灣及國外教科書、散文選集，及以琦君為研究對象之學位論文角度切入，觀察讀者如何對琦君作品產生認同。

和友情的溫暖，相信你是會高興與我分享“單純之樂”中人生的至美至樂。簡宛敬贈 1991元月」，琦君針對本書撰有〈分享之樂〉，並另外在〈那一片上升的雲——簡宛的文和人〉提到與簡宛的交情。蘇雪林《棘心》扉頁題有「琦君吾友清覽 雪林敬贈一九九一、六月于古都」，琦君開始創作，與蘇雪林的鼓勵有關，詳見〈我的第一本書——琴心〉。

琦君接受史

本區主要從幾個角度切入，觀察讀者如何對琦君作品產生認同，首先，琦君作品陸續被收入台灣及國外教科書、散文選集，開始從台灣到中國，再到華人世界為讀者所認識，屬於一種「向下紮根」的深化。其次，以琦君為研究對象之學位論文於1997年之後陸續出現，正式走入學院研究，在2006年琦君過世後蔚然成風，研究數量之多，可見其為人重視的程度。此外，琦君於1965年有訪韓之行，開始踏入國際。而1991年洪範書店出版的《橘子紅了》，在2001年由公視改編成電視劇而更廣為人知，再次締造其另一個生平高峰。

「向下紮根」中主要呈現琦君被收入教科書的重要篇章〈故鄉的桂花雨〉、〈下雨天，真好〉、〈髻〉、〈一對金手鐲〉、〈月光餅〉，從國中到高中，每一位台灣人幾乎都讀過琦君的散文。

「走入學院」區置於本館圖書室專區，自1997年出現第一本研究琦君的學位論文開始，至2012年止，專論的學位論文計30本，合論者計2本，共32本。研究成果之豐碩，傲視同時代作家，而後出作者也無人出其右。琦君研究面向的開展上，文類橫跨散文、小說及改編戲劇、書信。而內容深化與多元角度方面，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教學應用、書寫美學、主題詮釋、跨國外譯、兒童文學、飲食文學、比較研究

等等均有專文討論。

除了學位論文外，中央大學成立「琦君研究中心」，並舉辦多次學術研討會、發表會，而由本館館長李瑞騰教授正式開授「琦君文學專題研究」，宣告琦君研究儼然成為一門學科。

琦君1965年應韓國《女苑》雜誌社邀請，與謝冰瑩、蓉子組「中國女作家大韓民國訪問團」赴韓訪問，後有〈訪韓記感〉長文，收入《琦君小品》。短篇小說〈百合羹〉亦譯為韓文，刊載韓國《女苑》月刊，可視為「向外傳播」的第一步。而琦君作品更廣為人知，則來自於戲劇的推波助瀾：2001年《橘子紅了》由公視改編成電視劇。這部中篇小說以琦君故居前的橘園為背景，用第三人稱角度，旁觀大伯、大媽、二媽、秀禾與六叔間的情感糾葛，其中不乏有琦君身世自況的意味。

二、萬水千山師友情

本區以〈萬水千山師友情〉為題，主要呈現琦君作品中對「師」與「友」兩部分的回憶，琦君對「師」的描述集中在大學老師夏承燾、龍沐勛及啟蒙教師葉巨雄三位，並兼及自己與學生互動的情誼。「友」則以「文友（讀者）」與「親友」的信札為最大宗。信札所收數量，文友寄琦君者計361人，1600餘件。琦君寄文友者計57人，近800件，共計2400餘封。前者係由琦君家屬捐贈，後者為原本館館藏，特此區分。信札部分因涉及個資及隱私，基於保護當事人原則，未經授權，不予展示，故呈現數量有限。

「琦君懷念恩師」一區中提到三位影響其一生甚鉅的老師：夏承燾，字瞿禪，別號瞿髯，浙江溫州人，有「浙東大詞人」之稱，著有《天風閣詞集》，並有研究論著《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

紙上導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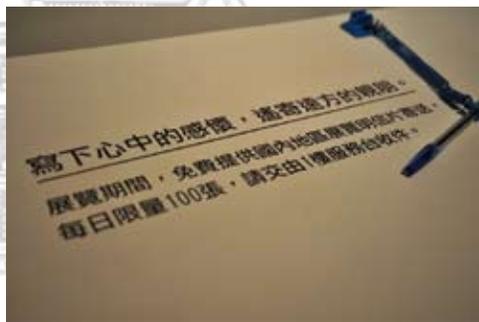
論叢》等，影響琦君甚鉅。琦君收藏夏承燾書信數量頗豐，約近二十封，由書信往返數量可知師生二人交流之密切。本展所展為夏承燾親筆詞作，相當珍貴。琦君亦有許多懷念夏承燾的篇章，包括〈遙寄瞿師〉、〈三十年點滴憶師恩〉、〈鷓鴣天〉等。其中〈鷓鴣天〉一文所提夏承燾詞作，正與本展品相應。龍沐勛（榆生）先生是近代詞學名家，曾幫夏承燾代課而與琦君結下師生緣，其所著《唐宋名家詞選》即琦君大學時間所閱讀之詞學教科書，龍沐勛曾入獄，獄中與夏承燾書信往來，為免連累琦君，故不以本名稱之，「琦君」一名由此而來，關於此事，可詳見〈我的筆名〉一文。另一影響琦君甚深的為其啟蒙師葉巨雄，為之奠定深厚古典文學基礎，並於琦君到杭州上中學後出家，琦君有〈家庭教師〉、〈啟蒙師〉多篇文章紀念之。

「琦君致文友／文友（讀者）致琦君」：琦君在〈千里懷人月在峰〉曾說：「在中學時代，我就最愛寫信……一直到今天改不掉。在臺北時，每周必定有一天是寫信日，好像這一天是專門和朋友聊天的。有的信看完就回，並非一定有要事，而是那份新鮮的感受和反應，非立刻寫不可。好像那位朋友就在面前，有促膝談心之樂。」因此琦君所收文友信札數量相當可觀。本館曾出版《琦君書信集》，廣泛徵羅琦君寫給他人的書信，展覽則反其道而行，呈現琦君作為一個「受信者」，是以何其寶愛的心情留下這些書信。本展展出的「林海音致琦君函」，寫於1986年6月7日，林海音為夏祖麗之母，與琦君相交甚深，琦君為夏祖麗乾媽，而林海音則為琦君獨子李一楠乾媽，文壇



玻璃屋：讀者寄來滿滿一盒空筆管

琦君的〈玻璃筆〉寫道：「有一天琦君給年輕讀者寫信，提到不捨得丟棄空筆管的心情。過了幾天，讀者寄來滿滿一盒用過的空筆管給琦君留念，也希望琦君能寄給他幾支……大學畢業時，要用這些玻璃管搭一座小小玻璃屋。」隨著繁忙的課業，年輕讀者與琦君失聯，不知道玻璃屋是否完成了？我們在此展區中的書桌上重現用透明塑膠筆管搭成的「玻璃屋」，與觀眾分享這種單純的美好。



明信片桌：傳遞心中的那份情

「千里懷人月在峰」展區呈現琦君作品中對家鄉親人的懷念，以及與夫婿、獨子的生活點滴，文章中記述的人物很多，琦君對他們的言行記憶得十分清楚，吟過的詩、做過的事，讓我們也感同身受，經歷她的生活。看了展，心中的那份情是否被勾動了？展場已備好紙筆，拿出展覽摺頁，將相連的明信片撕下，此刻，提筆將那份情傳遞出去吧！

二位重量級女性作家來往相當密切，琦君〈照片〉、〈山中小住〉、〈海外看平劇〉諸文均提到與林海音的深厚交遊。而「沈櫻致琦君明信片」，書寫年分不詳，只知為年終12月31日，內容提到因琦君來信的鼓勵，而對寫信再次引發興趣。由於沈櫻早逝，琦君懷念甚多，著有多篇文章紀念之，如〈遙念〉、〈賞花·作花·寫花〉等。另外〈鬼抽筋〉一文原刊於1985年3月26日，題為〈誰人能治鬼抽筋〉，後收於《青燈有味似兒時》更為此名。本文於報紙發表時，引起許多素昧平生的讀者迴響，紛紛提供自己親生經歷或是偏方，本展特挑選其中二件，從中可見當時讀者對於琦君文章的關注。

「琦君致親友／親友致琦君」：琦君與親友的書信往來，以潘鏡宇致琦君信函最多，有44封。潘鏡宇為琦君二叔，與潘鑑宗同輩，另外與表弟周惠津夫婦也常有書信往返，另一位則是琦君妹妹潘樹珍。

三、千里懷人月在峰

琦君在《煙愁》後記提到：「每回我寫到我的父母家與師友，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我忘不了他們對我的關愛，我也珍惜自己對他們的這一份情。像樹木花草似的，誰能沒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親人師友，忘掉童年，忘掉故鄉，我若能不再哭，我寧願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然而，這怎麼可能呢？」琦君筆下的親人描寫以母親最多，外公次之，父親、二媽、兄長及故鄉其他長輩也屢屢出現篇章中，家裡的長工阿榮伯、阿標叔與母親及故鄉永嘉記憶有關。父親的馬弁胡雲皋、陳德勝（一作陳寶泰）則與父親、二媽和杭州生活記憶相關。懷人兼懷鄉，形成綿密的情感網絡。來台後，結識另一半李唐基先生，對夫婿及獨子一楠也多所描述，台灣成為第二故鄉，旅美之後，台灣的風土民情也常出現在作品中。

琦君母親名為葉夢蘭，為其筆下最常出現的親人，可見對母親的情感相當深厚。琦君常寫母親的手藝以思念母親，而〈大媽媽敬祝您在天堂裡生日快樂——代序〉一文更是自陳身世之作，至於專書書名如《母心似天空》、《母心·佛心》、《母親的金手錶》，均可見母女情感之深厚。

除母親之外，外公是琦君最為思念的第二位親人。除上述寫母親的篇章多兼及外公外，以〈外公〉為題者就有兩篇，而〈紅紗燈〉、〈一撮珍珠〉等也是懷念外公之作。由於琦君外公高壽，因此在雙親過世後，只剩外公一位親人，琦君在1946年曾回故鄉陪伴當時95歲高齡的外公過年，後因琦君需返回工作崗位而分開，隔年外公於睡夢中去世。

琦君父親為潘國綱（1882~1938），字鑑宗，浙江永嘉人，當地人稱「潘師長」，對於浙江頗多建樹。琦君描寫父親的篇章較少，這可能跟琦君隨母親長居故鄉，與父親共同生活的記憶不如母親多的緣故，本展「琦君父親潘鑑宗書寫和友人詩」為目前少見潘鑑宗字跡，內容為和友人的詩作。「潘鑑宗先生



琦君結婚證書。

紙上導覽

訃告」為影本。內有琦君潘家家譜，是了解潘鑑宗與琦君家族系譜的重要文獻。

當急驚風的琦君遇到慢郎中的李唐基（1921～），卻如天造地設一般，琦君與夫婿李唐基感情甚篤，婚後琦君持續工作與寫作，1983年隨李唐基至美時，專心做「閒妻」，也自稱「怪妻」、「緊張大師」，〈我的另一半〉以詼諧的口吻記錄李唐基，到了1991年，李唐基以筆名唐吉寫了一篇〈我家有個反對黨——側寫我的另一半琦君〉，從中可見其感情之深厚。本區展出「李唐基先生部分文件」如「李唐基北泉酒精廠服務證明書」、「李唐基資源委員會臺灣金銅礦務局職員離職證」、「李唐基行政院主計處派令」等，同樣均為原件。值得一提的是「琦君與李唐基結婚證書」，琦君與李唐基於1950年結婚，琦君實際年長李唐基4歲而非6歲，結婚證書上則特意標示只大1歲。出生月日實為農曆而非國曆。當時參與婚禮的「賓客簽名布條」仍保存至今。

琦君一生牽掛最多，也最在意的，是獨子李一楠，從兒子幼時到成年，從台灣到美國，她寫許許多多的篇章給兒子，表達為人母最真切的情感，〈遙寄楠兒〉、〈媽媽，給你快樂！〉、〈楠兒住校後〉、〈兒子的禮物〉、〈祝福〉等等。本展展出「琦君的寶貝——兒子的卡片」時間為1981年5月1日，內容提到「媽媽：昨日收到您寄的兩本書，好珍惜」，以及九歌信封袋一只：封面寫有「一楠兒給我的賀卡 最寶貴的各種文獻」，均可見其對兒子牽腸掛肚的心情。



剪斷的金戒指

「留子他年說夢痕」展區以琦君重要資歷證件及隨身物品為展示重點，記錄琦君一生重要經歷。展區中展出向家屬借展的「剪斷的金戒指」可對應到琦君的微小說〈祝福〉：「給您這只戒指，中間有個『福』字。您看看它，摸摸它，只當我在您身邊，您就放心了。……對著戒指，她在心中默禱：『兒子，祝福你們平安、快樂。』」虛構的人物與故事，和真實存在的物件互相呼應。小說中的物件是真實的存在，小說中的事件是否也是真的呢？儘管戒指剪斷了，那份真摯的情感仍如黃金般永存，感動人心。



延伸閱讀：品味琦君的「文」與「情」

琦君的作品敘述自身經歷的人事物，因此每個展區中均有一台平板電腦，呈現與主題及展品相關的文章。讀者亦可至本館圖書室，除了廣為人知的散文作品外，另有小說、論述、兒童文學等作品，供細細品味。另備有琦君相關的學術論文、評論、傳記、訪談等，由點而線而面地呈現「琦君接受史」。

四、留予他年說夢痕

本區以琦君重要資歷證件及隨身物品為展示重點，記錄琦君一生重要經歷。琦君出生浙江永嘉，後遷居杭州，在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完成學業，其懷念親、師與故鄉之作，多與這段生命經歷有關。1941年大學畢業後曾短暫任教於上海匯中女中，〈亭仔間〉即是記述此階段生活。1943年執教於永嘉中學（今溫州二中），1945年任教於之江大學兼浙江高等法院圖書管理員。琦君在浙江生活約30年，這段時間與三種樹木息息相關，分別是故宅前的「橘園」、故宅旁母親用以供佛的「玉蘭樹」，以及可聞可食的「桂花」。

琦君於1949年來台後曾任高檢處紀錄股長、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1969年退休，在司法界任職20年，退休後任教於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文系，講授新舊文學。1983年隨丈夫李唐基僑居美國紐約，2004年返台定居淡水。總計居台時間30年，在美20年。琦君在台結婚、育子，開啟人生第二階段，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營造出讓琦君文學發光發熱的空間，所以她曾說浙江永嘉是她的第一故鄉，而台灣是第二故鄉。

夫婿李唐基先生細心為琦君收存一切資料，實為本展得以呈現不可不提的重要功臣。資歷證件如「潘希珍於杭州私立弘道女子中學畢業證書」、「潘希珍之江大學畢業證書（影本）」、「琦君擔任永嘉縣立中學國文教員兼女生指導聘書」、「司法行政部派潘希珍代理浙江高等法院通譯令」、「蔣中正任命潘希珍為司法行政部科長任命令」、「琦君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任副教授聘書」等，均為原件，相片7000多張，不乏與文友家人間的合影，相當珍貴。

本展所展文物為琦君晚年出席公眾場合時常出現的穿著，除可見琦君對它們的喜愛外，也可看出她簡



琦君任教永嘉中學證書。

樸不奢華的性格。襪子為琦君親手所織，原為贈送朋友的禮物，在琦君過世之後，好友心疼李唐基，故將襪子寄回，讓家屬留念。

永遠的琦君

筆者以琦君忠實讀者的身分，有幸經手其文物捐贈的進館、整理過程，並進一步成為本展學術策展人，過程中實深感惶恐。許多關於琦君的資料，均與在台家屬保持密切聯繫，確認說明牌無誤，特此感謝。策展期間適逢中國溫州地區舉行「琦君文化節」，筆者亦親赴琦君故鄉拜訪其故居及出生地，期使此行能更了解琦君筆下的故鄉風物，貼近其想表達的真正情感。當然，展場有限而資料龐大，限於空間無法全數展出者有之，部分文物因為情況不佳，秉於保護文物的重要原則，不得已以影本代替者亦有之，此均為不得不然的權宜措施，然而台灣文學館作為國家級典藏單位，對於文物保存蒐藏具有使命感，也深具信心，期盼藉由本展展出與推廣，能吸引更多作家將文學文物典藏於文學館。☒